

狂飙

邱恒聪著





狂飙

邱恒聪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狂 飙

邱 恒 聪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8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1/8 字数36万

1977年4月第1版 1977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统一书号：10110·61 定价：0.94元

目 次

第 一 章	血染枫叶.....	(1)
第 二 章	激流险滩.....	(28)
第 三 章	前仆后继.....	(52)
第 四 章	山乡播火.....	(86)
第 五 章	威武不屈.....	(117)
第 六 章	中秋之战.....	(139)
第 七 章	情深如海.....	(179)
第 八 章	雄风逆浪.....	(200)
第 九 章	力挽狂澜.....	(241)
第 十 章	云骤风急.....	(270)
第十一章	红梅报春.....	(305)
第十二章	竹篮打水.....	(333)
第十三章	回天身手.....	(359)
第十四章	新的曲折.....	(393)
第十五章	巍然如山.....	(424)
第十六章	暴雨前奏.....	(452)
第十七章	金岭春雷.....	(485)

第一章 血染枫叶

夜，一个动荡不安的雷雨之夜。

狂风象魔鬼般地舞动着数不清的无形的手臂，摇曳着座座黑魑魑的山峰，狠拔着棵棵铁干铜枝的枫树，欲把树拔起，欲将山推倒。暴风雨无休无止地发疯般地袭击着大自然的一切，并汇集起凶猛的山洪，如脱缰的野马，无情地争先恐后地向前冲杀。……

仿佛是为了检阅它们的战绩似的，闪电拼命地抖动着巨大的金色身躯，掠过黑沉沉的万里长空，看看风雨到底将山区折腾到什么程度。

紧接着，轰轰的雷声响了，天崩地裂。

哦，天老爷在擂鼓欢庆自己的淫威。风雨中，一个小小的

山村在黑暗中屹立着。

然而，就在此时此刻，山村中一座低矮简陋的茅草土屋里，亮着一盏灯，豆大的灯焰出现在这铺天盖地的雷雨之夜，显得更加清晰，更加明亮。从土屋的裂缝间穿进来的风剑想把它斩灭，从茅草的间隙里射进来的雨箭想把它浇熄。但是，这豆大的灯焰竟连眼也没眨一眨，依然抖动着它那红殷殷的战袍！

土屋中这豆大的灯焰，预示着一条新生命即将出世！

微弱的灯光照射着一张带着喜悦的严肃的脸孔，炯炯有神的双眸象两颗明亮的星星在黑夜中发亮，两道浓眉象兵器架上的大刀，神威地插在高高的眉棱上，还有乌黑的头发，浓密的胡茬，勾画出这位典型的山里人的形态。——他，正是即将当父亲的三十岁的苦长工赵老田。

赵老田的手紧紧地攥着正处于分娩前剧烈疼痛的妻子的手，他想用自己的力量来为苦命的妻子分担痛苦，他用手拭去妻子额上由于阵痛而沁出来的汗珠，他用微笑来给妻子以鼓励。

二十七岁的妻子，从来没看见过丈夫如此激动真挚的微笑，这笑不是苦笑，看得出，这是从肺腑间发出来的欢笑。

妻子忍住阵疼，轻轻翕动着灰白色的嘴唇说：“要当爸爸了，看你快活得！”

“不！我快活的不是这个！”赵老田收敛了笑容，“我在思忖着，孩子出生后，我们赵家便增添了一个人，增添了一份力量，狗财主孔世吾便多了一个仇人，世上便多了一双捣毁阎罗殿的拳头。崽他娘——”赵老田生硬地第一次使用着这新的称呼，“不论出生的是伢崽还是妹仔，我们都应精精细细地教他，教他做真正有本事的穷人的好后代！”

“嗯！”妻子赞许地点点头。

窗外，风雨小了，也许是疲劳之故，暂时收敛了那吃人的声势。

接生婆在好心的石大娘的陪同下请来了。接生婆摘下斗笠，抖抖身上的雨水，仰起脸，向着门外的苍天祷告着：“今晚这种天气，恶狼该不会出来咬人了，菩萨保佑，谢天谢地！”

赵老田将两碗热乎乎早已熬好的红茶敬送到接生婆和石大娘手里，笑吟吟地接话茬：“这是托各位婆婆的福气！”

但是，一语未了，远处狗吠声突然划破了沉沉夜空。

“汪，汪汪汪——”

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急。几支烧得旺烈的篾竹火把由远而近，向着茅草土屋这边闪动。

显然，罪恶的阴风将要侵袭土屋了！

狗财主孔世吾率领着如狼似虎的家丁，凶神恶煞地踢开了两扇柴门，拖着他那条檀木手杖闯进了响着产妇呻吟的茅房。他把桌子拍得几乎要裂开：“哼，好你个赵老田，人头税不缴，便擅自生起崽来，真他妈的‘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了’！”

人头税，这是孔世吾巧立的繁重赋税之一，大凡穷人生孩子，男崽要交十两银子，女崽要交七两银子。

本来，收缴人头税，是无须孔世吾的“大驾”光临的，尤其是在这雷雨之夜，更无须他亲自出马。是一种复杂的品味不出的心情使得孔世吾在雨夜闯进了这座小小茅屋。在他的眼中，赵老田是全村第一块顽石，赵老田事事同他作对，处处同他争斗。阶级的本能使得孔世吾预感到，赵老田这种人是添不得后代的。天晓得赵家生下的小子长大成人后会拿他孔家怎样开

刀。自然而然，孔世吾本能地要亲自来刁难和阻挠孔家未来对手的出世了。

赵老田是条硬汉子，岂能让步，他冲到孔世吾面前，说道：“人头税？还早哩，一则孩子尚未出世，不晓得是男是女，晓得该交多少？”

“二则哩？”孔世吾不停地眨着眼睛，打断话头问道。

“二则，天底下没有交人头税这个道理！”赵老田将褂子一扯，露出那堆满着结实肌肉的胸膛，“今天，我不能交这个人头税。”

“好哇，天理国法，你敢违拗，我孔某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第一，人头税限今日缴清；第二，若生下的是女，算你造化；若是男崽，不准你赵老田抚养，要送出一镇十三排，转房改姓，送给他人作为后。”

“放屁！我自家的崽女，为何要转房改姓？为何不能自己抚养，这是哪家的天理，何处的国法？”

“哼！这金岭一镇十三排，天是我的天，地是我的地，连你们泥脚老倌鼻孔里吸的空气也是我孔家的，我嘴里讲出来的话就是天理国法。”

“可惜，我并不会服你这屁样的天理国法！”赵老田铿锵的话语，象霹雳一样炸在孔世吾的头上。

“押走！”孔世吾朝狗腿子们挥着手臂。

虎狼一般的狗腿子们一窝蜂地涌到赵老田面前。

赵老田顺手抡起凳子，朝狗腿子们头上劈去，当即劈倒三、四个人。孔世吾从手杖里抽出长剑，朝赵老田掷去，长剑刺中了赵老田的左腿，腿肚子鲜血如喷泉直冒，他颤抖着身子，无力地倒了下去……

赵老田被押走了！

室内，老田妻的呻吟与呼叫一阵紧似一阵，接生婆出来苦求孔世吾：“天老爷，饶她母子一命吧。就要临盆了。”……

临走时，孔世吾得意地冷笑着，他对管家歪脖子说：“你给我在这里守着，若生个女崽，便算啦，若是男崽，抱回府来见我。”

说毕，孔世吾命令他的家丁们疯狂地将外室所有的东西都抢劫一空，连一担自编的谷箩也未能幸免，说是用来抵“人头税”。

赵家所遭的劫难震动了枫树排的父老乡亲。泥腿子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他们伸出了一只只温暖的手臂，来支撑这将塌的茅屋。

但是，歪脖子象狗一样拦住了赵家房门，不准乡亲们进屋。这样折腾了许久。

年轻的龙铁匠是个聪明人，他想出了一个法子制服歪脖子。他提了一壶陈年冬酒，备了一碟腌笋干，送到歪脖子面前。歪脖子见有开销，何乐不为。将一壶冬酒喝了个底朝天。酒下肚肠，方寸大乱，歪脖子连爹娘的姓都忘了，哪记得孔世吾交给的差事？他酩酊大醉地躺在门坎边睡着了。

此刻，内室传来婴儿的哭声。孩子的第一声啼叫，是这样的响亮，这样的尖利，仿佛是对旧世道宣战的第一道檄文！

“是个伢崽！”接生婆惊喜地出来传扬。

人们的脸上绽露出欢欣！人们的眼角流出了热泪！人们为赵老田祝福！

这时，天老爷又逞威了，狂风卷着砂石呼啸，雷声夹着暴雨猛掷。天老爷！你是在欢庆孩子的诞生？还是在向人们预报不测的风云？

门坎边，歪脖子的鼾声驱散了人们脸上的笑意，大家很清

楚：一旦这家伙醒来，孩子就将抱去孔府……

怎么办？一个刚刚脱离母体的婴儿，脆弱得象一粒嫩芽般的生命，能经受得住这人间淫雨的袭击么？

人们在议论着、合计着该如何来保护这粒嫩芽。突然，从雷与雨的天幕外闯进一个囚首垢面的汉子，他的上衣被撕成了破网，他的身上沾满了血迹，那黑色的铁一般的肩膀在闪电中发亮。

“赵老田！”人们惊呼着。

赵老田伸出他那冰冷的发抖的双手，从人们手里接过孩子，紧紧地、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落在孩子通红的小脸蛋上和嘴里，孩子本能地吸吮着父亲的略带咸味的泪水，把它当做娘的乳汁吞了下去。

“老田哥，你怎么回来的？”龙铁匠问道。

“狗杂种的孔世吾将我打进土牢，我立即挣断绳子，扒墙出来了。”

赵老田的嘴唇发着抖，他用发抖的嘴唇去吻他的孩子，发疯一般地吻。

雷声隆隆……

暴雨倾盆……

不知是谁的提议：“快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取什么名字呢？人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于是，“头生”、“金生”、“龙生”、“福生”等一大堆名字从大家的嘴里念了出来。赵老田摇了摇头，这些名字都不中他的意，他的双眼愣愣地望着门外的雨幕，他的耳朵听着屋外隆隆的雷声。忽而，他把大腿一拍：“有了，就给这孩子取名雨雷吧，愿他长大成人后，象雨一样，去浇坍这吃人的世道，象雷一样，去轰塌这人间的地狱。”

“要得，要得！”人们眉开眼笑。

雷声隆隆……

暴雨倾盆……

金色的闪电又掠过墨色的夜空。

闪电中，人们发现门坎边酒醉的歪脖子翻了个身，揉着眼皮。

“不好，歪脖子要醒了！”龙铁匠吃惊地向众人发出警报。

赵老田放下孩子，抽出一把柴刀。

众人拦住赵老田。

“老田，你杀死了孔府大管家，祸惹得更大哟，家里的产妇要吃大亏的！”洞达世故的老人们说。

歪脖子揉揉眼皮后，翻了个身，说着酒话，又睡了。

赵老田搂着小雨雷，想了想，改变了杀歪脖子的主意，他下定决心，毅然决然地说：“那我走，把伢崽抱到外乡去！孔世吾怕我们受苦的穷人添后，我们偏要把后代抚养大，我死也不信，这万里江山会永远被老财霸占！”

“哇！”孩子哭了，仿佛听懂了父亲的誓言。

“对，你快把伢崽抱走，先到外头躲些日子再说，家里的产妇有我们照料！”乡亲们说。

赵老田抱着伢崽，进内室告别年轻的妻子。

雨雷娘翕动着毫无血色的灰白的嘴唇，艰难地说：“老田啊，把伢崽送到他外婆家去吧，你和伢崽在一起，屋里有我顶着，我们吃天大的苦，也要把伢崽养大！”

赵老田用破布把崽包扎得又紧又牢：“放心吧，这伢崽是穷人的后代，我养得他大的！”

一股股泪水，涌出产妇的眼眶。

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把妻子蜡黄冰冷的脸上的泪水擦干净，最后，他霍地起来，抱着伢崽，戴着斗笠，拔腿飞进了漫天雨幕。

“菩萨保佑啊！”老人们对天祷告。

就这样，赵雨雷刚一出世就遭受到雨与雷的陶冶，他生命的起点竟处于如此复杂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可以想象，经过未来的教育和锻炼，雨雷将为他的一生抉择什么道路！……

六年后，三十多岁的赵老田挑着一副箩筐回到了枫树排，一头塞着破衣烂物，一头坐着个天真稚气的伢崽，伢崽虽然由于营养不良而显得清瘦微黄，但那两道粗眉、饱满的天庭和乌黑的大眼睛却格外秀气和动人，他用小手指着远处问：“爸，这就是枫树排？”

“嗯！”

“孔世吾呢？”

“也在里头！——呃，你问他做什么？”

“外公同我说过，要我点火烧他的秃头！”

“外公！”赵老田满意地点点头，他高兴地感到，雨雷的外公云河老人的教诲开始在伢崽心里扎下根。云河老人同赵老田一样，是一条硬汉子，专门同官府衙门和东家老财作对，他能把太平天国的故事从头到尾、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小雨雷在他家寄养的几年，开阔了视野，眼下，雨雷同他心爱的外公分手了，可是心里，还念念不忘外公给他说过话。

赵老田拍拍孩子的小脑袋：“有志气！”

从此，金岭的甘泉和乳汁开始哺育小小的雨雷。尽管阶级的压迫象林立的屠刀一样禁锢着这块山乡，但小雨雷却象春笋般吸吮着山乡的雨露，与日俱长。人世间的、丑恶、罪

孽……象一个个疑问号，划进了雨雷幼小的心灵。他把苦难的父老乡亲们都当作自己的父母。当他没有办法解释大人们给他讲的迷信故事中的魔鬼和阎王的时候，他自然把魔鬼和阎王同现实中的孔世吾联系起来……

在那苦难的旧社会，农民们千百年来的反抗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一次又一次地失败。虽然他们尚未寻找到失败的原因，尚未找到真正解放的真理，但他们毫不气馁，他们将这种造反与反抗的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当作珍贵的传家宝传下去。

小雨雷没有辜负先辈们的期望，他也毫不犹豫地接过了这个传家宝。他要把父亲数年前在他雷雨之夜诞生时的祝愿变成现实：“象雨一样，去浇坍这吃人的世道，象雷一样，去轰塌这人间的地狱。”

二

金岭，座落于湘赣边界，大大小小算起来总有上百座山峰，起伏连绵，气象万千。据说，金岭在古时候渺无人迹，到唐朝时才有一些苦难的穷人搬到这里谋生，在这里开梯田，种茶叶，育茶籽，制笋干。后来，各地的穷人为了躲税避捐，都纷纷迁来金岭，金岭便逐渐变成人烟稠密的大山庄了。

但是，在人吃人的旧世道里，反动统治者是决不会让他的辖地内出现“世外桃源”的，金岭人的脖子上，重新被套上了枷锁。到明朝万历年间，金岭的住处遂分为十三处，每处为一个村坊，叫做“十三排”，诸如：枫树排、桂花排、玉石排、

飞龙排……位于十三排中央的墟镇，叫金岭镇，压榨“一镇十三排”的土皇帝孔世吾，便盘踞在这里。

孔世吾应过乡试，中过举人，很是自命不凡。“夫孔世吾者，世界皆归于吾也！”——孔世吾是这样解释他名字的不同凡响的含义的。他三十五岁。祖宗不争气，给他生就一副山猴脸，由于谋田占财思虑过度和烟瘾过重，他早就开始毛发脱落，脱来脱去，头上已所剩无几了。巴结者们讨好地在这颗头上做文章，谓之“出人头地，是颗寿星头”，是祖宗积善的功德所致。孔世吾一听，正中下怀，干脆连那顶遮丑的玄缎瓜皮帽也摘掉了，光着他那颗“得天独厚”的“寿星头”，周旋奔波于他的丑恶勾当之中。

孔世吾的勾当，其中首要的首要，是对穷人的镇压与盘剥。他很清楚，他的宫殿是在穷人的白骨堆上筑成的，他的美酒是用穷人的血肉酿成的。但，他更清楚，从他建造宫殿和酿制美酒之日起，穷人反抗和斗争的烈火就未熄灭过。

数年之后，中国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武昌起义的枪声撼动了古老的神州，也震动着小小枫树排。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枫树排尚来不及绽露出欢乐的笑脸，又让新的灾难逼出了新的苦泪。

原来，反动军阀和封建政客们，只是在清室御赐的大刀上抹去“慈禧太后”的字号，标上冒牌的“三民主义”登记，其锋利的刀刃却依然杀向无辜的奴隶。

“换汤不换药啊！”奴隶们一针见血地点破了这锅底一般黑暗的旧社会的实质。

金岭也不例外。

武昌起义的枪声虽然震得孔世吾的脑袋发了一会麻，但他不久就甦醒了。他觉得天下仍是他的天下，“一镇十三排”仍

是他的“一镇十三排”。所不同的只是衙门口换过了一块招牌，升堂的地方换上了沙发，而坐轿的仍然坐轿，抬轿的仍然抬轿，好比是半斤换了八两，一斗换了十升，一码子事。

不过，有一桩事很使年近四十的孔世吾感到恼火。事情是这样的：

孔世吾生一男一女，儿子孔金锁，女儿孔姣姣。孔金锁从小就得到他的器重，视若掌上明珠，孔世吾给儿子取名金锁，目的是“望子成龙”，望他象一把金锁，锁住他的万贯祖业，使他的“一镇十三排”永镇无虞。但是，孔金锁却使父亲失望。

孔金锁从小在州府读书，由于潮流所致，孔世吾梦寐以求和念念不忘的科举制早已废除。孔金锁受的是洋学堂教育，学的是“西方文明”，因此，满脑子装的是发展资本，“实业救国”，这使孔世吾大为恼火，多次命儿休学，要他归乡习理家业。真想不到的孔金锁非但不依，反而私下向溺爱他的母亲索了几千银票，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去了。

归乡之后，这小子衣服剪短了，辫子剪掉了，穿一身笔挺挺的西装，说一口“文明救国”、“实业救国”的胡话，把个孔世吾气得七窍生烟，他长吁短叹：“唉，家业要败在这逆子身上。”

这一来，孔世吾便死了心眼，把全家的大权小权独揽于自己手头，把他的“一镇十三排”禁锢得象只铁桶，不准任何势力干扰和渗入。

一天，过足了烟瘾的孔世吾忽而记起一桩伤心事：十里之外的野花崖，是块捏得出油的宝地。崖上树木成林，珍兽成群，物产丰富。据考究，此山是唐代赵海父女等穷人开辟的山场，历来皆属公产。孔世吾的祖宗们为了表示自己的“慈善”，

也不敢动占野花崖的念头。孔世吾却不这样，他觉得自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英雄，他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子，打着“独占花魁”的鬼主意，要把野花崖夺占过来，无奈思来想去，总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口。

正当孔世吾陷入谋财占山的苦思冥想之时，金岭镇路过一个年轻的云游僧人，法号唤做音慈师。这音慈师三十挨边，修长的个子，许是修仙慕道之故吧，把头也修尖了。他眼睛小，而又终日不愿开眼，当他盘膝而坐、口中念念有词时，便很难找到他双眼的部位了。

音慈师的路过，为孔世吾带来莫大的欢欣，他把音慈师请到府里，焚香燃烛，放鞭结彩，盛宴款待，重金贿赂，终于使一桩买卖拍板成交。

翌日，孔世吾在村头老枫树旁高高搭起祭圣台，请音慈师奠祭“孔夫子”。

孔世吾大言不惭地宣称：“为使全村百姓安居乐业，鄙人破费请来名僧，祈祷至圣先师。”

穷乡亲们闻说有这等事，就奔来观看。

身披五颜六色百衲衣，喃喃着“人欺未为辱，六根皆清净”的音慈师奠祭了一个时辰，忽而大呼小叫：“弟子世吾伏听，先师有言相告。”

早有准备的孔世吾伏在地上，俯首耸耳：“在下洗耳恭听，望请开启金口玉牙。”

音慈师说：“先师告之，枫树排野花崖，原系孔府福地，因孔氏先祖乐善好施，暂舍该崖为村民禄用，今功果福禄已满，孔府理当收回宝山。”

哦！枫树排穷人这才明白，原来孔世吾是在弄鬼夺公产。

野花崖，真是枫树排人的命根子。枫树排除了野花崖，立

锥之地都是孔家的，砍一根树枝，挖一株草药都得还税纳捐。枫树排人只有上了野花崖才有欢笑，才有话说。在这里，他们采摘着充饥的野菜，割着弄炊的柴火；老人们百年之后，安葬在崖上。每逢清明，穷户们上崖找到亲人的墓地，无拘束地放声大哭，诉说苦难。因为在孔世吾的地上是哭不得的，哭坏了他家的“风水”，会有你好看的。

孔世吾要夺山了，真比在穷人心上捅一刀还狠哟，真比挖走穷人的眼珠还毒哟！

枫树排轰动了，瀑布举起波涛怒吼，狂风卷落树叶悲号……

人们气红了眼睛，气竖了头发。人群中，大步流星地冲出一位英武的彪形大汉，他头扎罗布巾，身穿紫酱衣，粗眉怒耸，双目如闪，这就是赵老田。

在孔世吾眼里，赵家是一团烈火，一枚钉子，一根肉刺。近来孔世吾曾算过一张八字，八字先生断言：水克火，金克木，这赵、孔两家是水火、金木相克。

眼下，莫不是应验了八字先生之言吗？

孔世吾拚命搔着寿星头，扫视着一张张不可侵犯的脸孔，一只只捏得咯咯响的拳头，一副副铁打的胸膛。他明白，这些拳头一旦挥动起来，他是无法招架的。

孔世吾起身侧过头，向音慈师作了一个揖。音慈师以手势作答。

赵老田冷静地诘问：“音慈僧人，既然野花崖是孔家的地盘，请问，是哪时光立的契？哪时光写的约？”

音慈师装神弄鬼，冷冷回答：“光绪十三年冬月吉日。”

赵老田又问：“空口无凭，可有证据？”